

加七七

长篇小说

市公安局局长黄北方刚刚被捕就被毒死在高度戒备的拘留所里  
但是，中的什么毒？是通过什么东西中的毒，仍然查不出来  
省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和省政法委书记都赶到了医院，  
他们立刻决定，通过中央政法委，马上请全国最权威的病毒学专家  
赶到东昌市。顿时，省公安厅空气显得异常紧张……

凶案背后的高层谍战

李惠泉 著

# 高度

# 机密

群言出版社

特情  
小说

市公安局局长黄北方刚刚被抽就被寄先在高度戒备的拘留所里  
但是，中的什么毒？是通过什么东西中的毒，仍然查不出来。  
省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和省政法委书记都赶到了医院。  
他们立刻决定，通过中央政法委，马上请全国最权威的病毒学专家  
赶到南昌市。顿时，省公安厅气氛显得异常紧张……

凶案背后的高层谍战

李惠泉◎著

# 高度机密

群言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高度机密/李慧泉著. —北京:群言出版社,2006

ISBN 7—80080—621—9

I. 高… II. 李…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19424 号

---

责任编辑 铸九 玉合  
封面设计 武晓强  
出版发行 群言出版社  
地 址 北京东城区东厂胡同北巷 1 号  
邮政编码 100006  
联系电话 65263345 65265404  
电子信箱 qunyancbs@dem—league.org.cn  
印 刷 北京通州区富达印刷厂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版 次 2006 年 10 月第 1 版 200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1092 16 开  
印 张 21  
字 数 292 千字  
书 号 ISBN 7—80080—621—9  
定 价 29.80 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回本社发行部更换。服务  
热线: 010—65220236

---

## 前 言

漂亮的女导游卫梅死在豪华的别墅里，刑警柯天星负责调查，一个看起来再普通不过的刑事案件，却越调查越扑朔迷离。大款、政府官员、私营企业主、律师……形形色色的人好像都卷入了案件之中。调查接触到谁，谁就莫名其妙的死去，使案子始终陷入一个谜团。柯天星自己也身陷囹圄，成为逃犯。省公安厅社团处处长沐剑锋敏感地意识到这起凶杀案背后的阴谋，在剥离全部线索后，发现了一个匪夷所思的故事。

本书以“社会经济研究协会”为背景，描写了以平天浩为首的敌对势力，利用我国社会团体、民间组织改革发展的机会，以窃取我高干病历入手，采取金钱拉拢、女色诱惑、买官送官、出国访问等一系列手法，把一批中青年干部拉下水，为他们的政治服务；利用当前我国改革开放中的一些矛盾，在农村和城市组建“农村互动协会”、“下岗工人协会”等社团组织，制造新的矛盾，从而为全面演变中国颜色打下基础。这是新世纪第一部涉及社会团体、民间组织的小说，小说中许多故事来源于真实的生活。小说塑造了以沐剑锋、柯天星、阮眉为代表的当代警察形象，展现了他们复杂工作与情爱生活真实面，也刻画了陈志明、罗英彪、冀北方这些“精英”复杂的人生观。众多的人物，从未经历过的人和事，

---

组成了一个复杂而又现实的世界，撕开了平静生活的太平表象，让我们亲自触摸、解读隐蔽战线异常激烈的斗争，为读者提供了极其震撼的阅读体验。相信大家会对市场经济条件下，尤其是社会团体、民间组织迅速发展的背景下，我国国家安全面临的挑战有着更深层次的思考。



—

柯天星是晚上十一点半赶到凤凰小区的。

接到110报告后，给两个搭档打完电话，就开车赶来了。耿琦和路晓丽也在他前后脚赶到。一进门，他就看见一个八岁左右的孩子站在那里呆呆的，不知所措。值班的保安说，这个孩子叫卫子琪，他十一点跑来报案，说他妈被人杀死了，我这就打了110，现场我们没敢去。

“走吧，我们先看看去。”柯天星说。

两个保安带着孩子，柯天星带着两个助手跟在后面，朝楼房走去。几个人推开房门，看见一个女人俯卧在床上，床头一大堆鲜血。耿琦仔细勘察，死者长发披散，脸部全部埋在头发里面，身上穿着淡蓝色棉布睡袍，后背上有明显的刀伤，肉眼看见的只有一个小刀口。尸体还有温度，鲜血浸透了半个床，床背和墙上有清晰的血痕，一看就是鲜血喷射而沾上的。床上很乱，白色的空调被单几乎全被鲜血染红，斑痕淋漓。三层的门窗完好，靠南的大阳台上，淡淡的灰尘上有一串男人的脚印，非常齐整，显然是一次穿过的。在大卧室里的梳妆台上，女主人的首饰盒放在那里，里边有二十三件贵重手饰，看不出有翻动的痕迹。在床边柜子的抽屉里，有一千美元现金和一些零散港元，分别装在不同的信封里，信封上寄信人地址栏印有四海旅行社字样。

在别墅的二层，柯天星发现了紧靠东北角有一个窗的扶手被拉断，痕迹是新的。别墅其它地方没有异常，一层的车库里，停放着女主人平时驾驶的宝蓝色本田思域。凤凰小区是典型的高档住宅，整个小区只有八幢楼，平时来这里住的人不多，死者卫梅住在小区最北侧，东北角的第二幢楼。据物业公司工作人员介绍，卫梅的身





份证不是和平市的，是龙川市，她两年前购买了此幢别墅，一次付了260万，她入住的时间是2000年5月3日，平时只有她和儿子住，孩子的姥姥和小姨也经常过来住，一般是在卫梅出差不在的时候，她一回来，她们就走。卫梅交际很广，有不少外国人也常来，整个小区，就数她家客人最多，她登记的单位是四海旅行社，据说她非常有钱。

路晓丽耐心询问卫子琪。

这个看起来只有八岁的孩子，显得异常镇定。他诉说：平时妈妈让我一个人睡，说孩子大了，就应该这样。可是那天妈妈让我跟她在一个大床上睡，这样的情况也有过。九点钟左右，我上床睡了，妈妈在洗澡，这个时候家里没有人来，妈妈也没有给人打电话。就在我睡得迷迷糊糊时，我听见了妈妈跟一个男人说话的声音，那个男人好像要妈妈去做一件事，妈妈不愿意，两个人还吵了起来。我使劲睁开眼睛，看到了那个人一刀向妈妈扎去，我当时吓坏了，赶紧用被子蒙上了头。我没看清楚那个人脸，只觉得那个人穿着黑衣服，长得很高，等……等了半天没有动静，我这才掀开被子，爬下床，跑到这里报告了保安叔叔……

柯天星惊讶卫子琪的镇定和诉说的完整。

他让耿琦和路晓丽保护好现场，通知局技术处人过来，对现场进行了技术处理，并通知局里把尸体拉回去做技术鉴定。刚安排完，保安报告，“卫子琪姥姥和小姨在外面等了许久，你看……？”柯天星不高兴了，说：“谁通知的，我这里还没有处理完毕，你急什么？好，既然来了，就让她们进来吧。”一会儿，一个长像六十开外的老太太在一个三十岁的女人的携扶下走进了值班室。老太太一看见卫子琪，抱头痛哭，哭得惊天动地，一边哭一边念叨，这个死丫头啊！我就知道会有这一天呀！不听我劝吧，要是听我劝，找一个人多好啊！

“我叫新晓蓉，是卫梅的亲妹妹，我跟着父亲的姓，我姐姐跟着我母亲的姓，这个事等下跟你说吧，我……我姐到底是怎么死的？”她走到柯天星身边，疑惑地问。



柯天星让门口的保安看着老太太，自己带着新晓蓉来到住处，让她看了看姐姐的尸体，说了事情经过，以商量的口吻说，“还让你母亲看看吗？”“算了，死相那么惨，怎么能让老太太看，你们还是拉走吧。”新晓蓉说完马上给卫梅的丈夫打电话，气呼呼地说，“姐夫，我姐姐被人害死了，你赶快来吧。”说完对柯天星说，“我姐她离了婚，但总是卫子琪的父亲吧，这样的大事总得告诉他。他叫刘清，在龙川市工作，你们有什么疑问，等他来了问他吧。”

回到值班室，老太太吵着要见女儿最后一面，被新晓蓉劝住了。柯天星让物业公司找了一间房间，让耿琦跟着运送尸体的车走了，让路晓丽做记录，开始询问新晓蓉和卫梅母亲卫菊。两人眼睛哭得红肿，拿着纸巾还不停地抹泪。

“我叫柯天星，是负责此案的警长，这位是路晓丽，我的助手。为了弄清卫梅被害情况，有些事要问问你们，希望你们如实回答，不准隐瞒，说一半留一半只会对案子的侦破带来负面影响，请你们千万记住。”柯天星一字一句说。

两人点了点头。

“卫梅前夫是从事什么工作的？她们什么时候离的婚？平时你们有没有联系？他对卫梅和卫子琪如何？平时你们跟卫梅都是怎么生活？这么大的别墅，你们为什么不搬到这里来住？这些，你们要实事求是地说，哪怕是牵涉到个人隐私也要说，因为，这是一起凶杀案，你们明白吗？”柯天星瞪大了眼睛。

新晓蓉把眼泪擦干，慢慢地诉说：“我姐姐是在三年前离的婚，姐夫叫刘清，在龙川市外贸公司工作，平时我们都有联系，主要是说卫子琪的事，姐姐是做旅游工作的，朋友应酬又多，三天两天往外跑，她一出差，我跟母亲就过来住几天，主要是帮带孩子，要不，这么大的别墅，孩子也不敢住，我们不搬到这里来住，主要是我上班太远，而且，姐姐跟朋友交往也不方便，没有别的意思。你不要看我姐姐长得漂亮，但她是个特严谨的人，交往的朋友都是有身份有地位的，你要不相信，问我妈……”

卫菊接过女儿的话说：“卫梅天生长得漂亮，人又聪明，虽然离



了婚有了孩子，但是身边仍然有许多男人追求，好多都是老外，我曾经提醒过她，认真找一个踏实的男人成家，她就是不听，都是我小时候把她惯坏了，什么事情都由着自己小性子，唉！你看……这不，弄成这样。前几天，她的一个朋友打电话给我，求我劝劝她，这个朋友叫托比，A国人，在国外有车有钱有产业，爱卫梅爱得发狂，托比给了她好多东西，连房子都是他给买的，可她就是不肯嫁给人家，这不……就出了大事，要是嫁给托比呢，说不定就逃过了这劫。”说着说着老太太就泪流满面。

送走了新晓蓉母女，已经是凌晨五点了。

柯天星翻看了保安的值班记录，发现来找卫梅的人特别多。几个星期前，刚才说到的那个A国人托比来过几次。还有一个叫隗南的男人，也经常来。他问保安，这两个男人长得什么样？保安说，“那个叫托比的A国人，长得高高的个子，挺白净的，看样子也不到三十岁的样子。外国人，年龄有时候看不出来，据说挺有钱的。那个叫隗南的男人，听说是个律师。……还听说是新晓蓉的男朋友。卫梅喜欢，她就送给了姐姐。我也是听卫子琪一句半句说的。”路晓丽越听越糊涂，问有送礼送钱的，还没有听说送男人的。保安说，“这没有什么奇怪的，卫梅不缺钱，就缺男人嘛。”柯天星也皱起了眉，觉得这其中会不会有什么蹊跷……

“路晓丽，这起案子相当复杂，凭我多年的经验判断，极有可能是案中案。我们不能放过任何一点线索。”柯天星站在值班室门前，看着东边泛白的天际，点燃了一根烟。

路晓丽点了点头，说：“我也觉得新晓蓉和卫菊都是不简单的人物，头脑清楚，说话滴水不漏，连那个小小的卫子琪都不简单啊！”

柯天星刚想说什么，保安又走到他身边，说：“昨天上午，有一个叫李先进的人找过卫梅，这个人开一辆大奔，非常牛，为五块钱的停车费还和我争执起来了，我通知卫梅后，她下来接他进去的，大概半个小时后，他就出来了，卫梅没有送他，估计两人闹了不愉快。”柯天星问了汽车牌号，又叮嘱说，“还想起了什么就给我打电话，不管什么时候都行。”他留下了电话号码，就和路晓丽离开了凤

凰小区。

汽车上，柯天星给局长冀北方打了个电话。冀北方正在值班，听他汇报完后说，估计又是一桩谋财害命的案件。你从本市犯罪分子之中调查一下。这样的家庭情况，估计他们不会亲手杀人，有可能是雇佣杀人的可能性大。冀北方还说，市里对社会治安十分重视，和平市是个旅游城市，如果游客感到这里不安全，就不会来了，那样的话，就断了我们的财路，没有旅游收入，我们大家都得喝西北风。他还调侃说，有我们和平市鼎鼎大名的柯警探，我相信，案子很快就会有结果的。两人是警校的同学，说话也是没深没浅的。柯天星搪塞了两句，就挂了电话。

“回家睡觉？”路晓丽问。

柯天星哼了一声，说不睡觉做什么？有什么事也只有等人家上了班再办。一夜没睡，总得回去闭闭眼睛吧。他一脸疲惫的样子，发着牢骚。路晓丽没有再问，她知道他的脾气，有时候脾气上来了，冀北方也要让他三分。她瞥了一眼，这才发现柯天星脸都没洗，眼角处还有明显的眼泪痕迹；胡子长短不齐，十分难看。她心里笑了笑，怪不得三十五岁了，还找不到一个女朋友。这样的男人谁要？想到这里，她想起了自己的男朋友戈桐，在省公安厅社团处工作，那可是一个英俊漂亮的小伙子。想到这里，她笑了。

“想戈桐了？”

柯天星没有看她，冷冷地问道。路晓丽大吃一惊，说你是巫婆还是算命的，没有看我，怎么知道我心里的事？柯天星嘿了一声，说你除了想他还能做什么？你们女人啊！他明显透出一丝不屑。路晓丽被激怒了，诅咒说，我看你一辈子也没有女人喜欢。你这样的男人，满大街都是，我就弄不清楚，你除了办案还会做什么？柯天星到没恼，嘿嘿地傻笑着。



## 二

和平市旅游业比较发达，占城市总收入的20%，所以，很多人都把旅游看成是一个宝，总想从这块肥肉上咬一口，而卫梅所在的四海旅行社是和平市最大的旅游公司之一。柯天星和路晓丽坐在四海旅行社总经理任四海面前的时候，已经是上午八点半了。

“你说什么，卫梅死了？”任四海以乎不相信柯天星的话，眼睛瞪得老圆，脸色惨白，惊诧得半天说不出话来。“……我跟她已经有一个多星期没有见面了，她说她很累，要歇一个礼拜，我就同意了。你们不知道，导游都不愿休息，累得支持不住也撑着……这都是钱闹的，一个礼拜可以接一个团，少说也要赚一两万，卫梅跟我说的時候，我还以为她开玩笑呢，因为，她是我们社最有人缘的导游，现在正是旅游的黄金季节，按说……谁知道她有什么事，说完了还没有等我问清楚，她就走了。唉！她这个人就是这样，对谁都冷冷的，老是拒人千里之外的样子。”任四海不停地感叹。

“她是什么时候做导游的？”

任四海抬起头：“一年多前吧。”

柯天星看了看卫梅填的合同表格，那上面除了出生年月外，基本上没有任何个人信息。他问任四海，从年龄上看，卫梅已经三十有二了，做导游以乎大了些，难道她原来也是做导游的？她原来的经历你知道吗？她有没有比较好的男朋友？或者比较好的女朋友。任四海摇了摇头，说她从来也不跟我说以前的事，我们也不好问，她跟旅行社是雇佣关系，拿基本工资，接一个团才有一个团的提成。关于她私人的事，我们更不好过问，反正，她的男朋友挺多的，每次她接团回来，都闲不着，请她吃饭的人排着队。女人漂亮嘛，这也很正常，社里不好过问此事。好的女同事嘛……到有，我一时想



不起来，想起来了告诉你。

“听说过一个叫李先进的男人吗？”

任四海怔了片刻，马上摇了摇头，说没听说过，是做什么工作的？大款吗？卫梅交往的人都很有钱。噢，顺便说一下，卫梅跟她妹妹新晓蓉关系不太好，听卫梅跟我唠叨过，说她妹妹老嫉妒她有錢，老在她父母面前说她的坏话。我只听到了一耳朵，供你们破案参考。柯天星和路晓丽又问了些其它情况，任四海都一一作了回答。他对柯天星说，你放心好了，有什么新的情况，我马上向你们报告。唉！一个如此漂亮的女人，就这样没有了，太可惜了啊！说句不好听的话，我也挺喜欢她的，只不过她不喜欢我罢了。养这样的女人，不但要有钱，而且要有品味和修养，我有钱，但品味差了些。任四海说完，脸上呈现出悻悻的颜色。柯天星握了握他的手，笑了笑，就带着路晓丽离开了四海旅行社。

“情杀还是……”车上，路晓丽问。

柯天星开着车，望着前方，一听路晓丽问，他苦笑了一下，说刚刚接触案子，很难下结论。为情为财的可能性都有。这样吧，卫梅的前夫刘清下午要从龙川市过来，我在局里等他。你和耿琦查查那个叫李先进的人，看看是做什么的。查到了，就调查一下，看看他跟卫梅是什么关系？我们一步一步来，总会找到有用的线索。路晓丽答应了，说我下午就办去。

三十五岁的柯天星，从公安大学毕业后，就分在市局刑警队。从刑警做起，做到了警长，就再也升不上去了。他在这个岗位上呆了十多年，是市局公认的有破案能力的警长之一。加上与冀北方是同学的关系，所以，他在刑警队就有一种特殊的地位，他负责的案子，除了局长外，没有人再敢过问。谁也不知道他有没有女朋友，反正，他没有结婚。柯天星脾气怪，谁也跟他合不来，换了几茬助手都不愿跟他。这次市局竞聘上岗，竟然找不到人跟他搭档，没办法，冀北方强行把二十五岁的路晓丽和四十有三的耿琦分给他，没想到，这三个人到干得不错。

回到市局，大家分头忙去了。



下午一点多，刘清就找到了柯天星，介绍了自己的身份。柯天星把他请到会议室，找了个书记员专门作记录，这才开始了与刘清的谈话。从长相看，刘清有四十岁的样子，长得比较老，文质彬彬，给人的第一印象是比较老实。他给人外表的感觉是一个体面又文明的男人，身高约有 1.80 米，五官端正，四肢匀称，形象很帅。但是，一开口他就发现，刘清言谈举止中缺少一点男人的豪气，说话总是吞吞吐吐，欲言又止。他说他很爱卫梅，离婚后，一直没有再找女人，就是他心里放不下她。说到动情处，眼眶里还溢满了泪水。

“那你还答应离婚做什么？”柯天星说，

刘清长叹一口气：“柯警长，这就是命啊！我爱她，她却不爱我，她外面有很多男人，我不计较，只要她不跟我离婚，我答应给她自由，而她却……唉！不说了，柯警长，我希望你们能尽快抓到凶手，毕竟我们做了多年的夫妻啊！她这样不明不白地死了，我心里……你说是吧。你也许不知道，她是中山医学院的高材生，却放着好好的职业不做，做起了导游来了。”

柯天星一惊：“你说什么，她是学医的？我正要问你呢？她是怎么改做导游的？她原先在什么单位工作？”柯天星被刘清的话震惊了。多年的刑警工作告诉他，一个医学院的高材生，改做导游，肯定有说不出的苦衷。也许，这正是卫梅死亡的真正原因。

刘清一听柯天星的口气，脸上有些后悔刚才的话，但话已经说出去了，只好回答。他吞吞吐吐说，我跟卫梅原先都在东昌市工作，你知道，东昌是省会城市，经济发达，无论从那个方面来说，都比和平市强多了。卫梅毕业后，就分在省附属医院，不久，就是主治医生，我们日子过得很好的。也就是几年前吧，她提出离婚，我没有办法，只好答应了，离婚后，她就搬到了和平市，改做导游工作，她这个人很有能力，听新晓蓉讲，她的导游做得相当不错。我就离开了东昌，调到了我的老家龙川，分开后，我们见过几次面，平常打打电话，主要是问孩子的情况。

“她有仇人吗？”柯天星问。

刘清摇了摇头，说据我所知，她没有仇人。虽然她男朋友很多，



但她平衡得很好，没有哪个男人能忍心杀她，这样的女人，是下不了手的。对了，有一个情况我必须告诉你，她有一个男朋友叫隗南，是个律师，原先是新晓蓉的男朋友，也不知咋的，后来却成了卫梅的男朋友，我也搞不清楚这之间的关系，我是听新晓蓉跟我说的，她对姐姐抢夺她的男朋友十分生气，自己却又离不开隗南，而后来，我听她妈说，三个人关系都挺好，我也弄糊涂了，不知咋回事？

柯天星认真记录，觉得这个情况挺重要的。

“除了隗南，托比，她还有别的男朋友吗？在这几个人里面，哪个人跟她关系最好？”柯天星接着问。

这下让刘清惊诧了，他瞪大眼睛问：“你说什么，哪个托比，我怎么不知道呀！她妈从不告诉我她的情况。这一家子人。唉！”刘清长叹，说你见过卫菊吧，这个女人可不是个省油的灯，卫梅到了这个地步，跟她也有关系。我都弄不清楚，是她女儿找老公还是她找丈夫。没有几个男人让她入眼的。刘清肯定是受了岳母不少的氣，说了自己岳母一大堆坏话。

“我不清楚哪个男人跟卫梅最好。”刘清痛苦地摇着头，说她如果跟我说真话，我们也就不会离婚。她这个人，神秘兮兮的。什么样的男人她都看不上。唉！这样的女人是不能结婚的啊！最后，刘清提出是不是可以带走卫子琪，柯天星说，从理论上讲可以，但要跟卫梅的妈妈商量一下，你住两天，见见孩子，再回龙川市吧，有什么情况我再跟你联系，你放心，我们一定把杀害卫梅的凶手绳之以法。你也想想，有什么新情况，马上与我联系，他答应了。刘清从公安局出来，就来到了新晓蓉家里，卫菊一看是他，冷冷地说，你来干什么，这下遂了你的意了。新晓蓉看不下去，喊了句妈，就说姐夫，进来吧，琪琪，你爸来了，刘清这才进门。

刘清哄了一会儿孩子，询问了事情经过。卫菊就借口出去买菜走了。孩子昨天折腾了一夜，也累了，倒在房间里的床上就睡着了。新晓蓉就扑进了他怀里，说你这个该死的，为什么不到和平来看我。我说过，卫梅欠的债太多，她早晚会遭报应的，你看，应了吧。

刘清一把推开她，瞪着眼问：“告诉我，卫梅是怎么死的？是不





是你雇人杀的。我就知道你得到她的财产，我告诉你，你永远得不到。”

“什么。”

新晓蓉指着自己的鼻子，惊诧地说：“我会雇人杀我的亲姐姐？你疯了吧。刘清，我是做了不应该做的事，挑拨你们夫妻关系，让你离了婚，我不是喜欢你吗？为了你，我还没有结婚呀？我是妒忌她为什么有那么多钱，用都用不完。为什么有那么多男人喜欢她，连我的隗南都离不开她，但我绝没有杀她呀！”新晓蓉十分痛心，躺在床上，连捶带哭。突然，她擦干眼泪，咬着牙说：“你说得对，什么人会杀我姐呢？哪个男人不是喜欢她如痴如狂，怎么可能下得了手呢？真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刘清也冷静下来了。他点燃了一根烟，说那个柯天星警长告诉我，房间里的钱和贵重物品都没有动，可以排除谋财害命的可能。强奸杀人也不可能……她住的地方我看过，不开门根本进不去。听柯天星说，那个人还跟卫梅说了话，这就证明她们认识，你说是谁？为什么杀她。刘清坐在沙发上，一个劲地摇着头。

“唉！想那么多干什么？”新晓蓉一撇嘴。“人已经死了，那幢房子，还有那么多存款，我想都应该由卫子琪继承吧。我想卫梅手里肯定掌握着别人害怕的东西，如果我们能了解清楚，也许我们就发财了。”她斜斜地看了刘清一眼。“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你虽然跟我关系不好，总是琪琪的父亲，总跟我有过肌肤之亲啊！”

刘清摇摇头：“我不明白。”

“你这个死脑瓜子。”她用手指点了一下他的脑壳，得意地说，如果知道别人为什么杀卫梅，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发点小财。这个年月，除了为钱还能为什么？她沉浸于发财的梦想中，脸上洋溢着兴奋的表情。



### 三

李先进是先进房地产公司董事长。

这位四十有三，五大三粗的男人，长着典型的东北人相，高高的个子，肥胖的身体，满脸的胡须。据市建设委员会的人说，他的资产往少里说也已经过亿。当路晓丽和耿琦找到他，问他跟卫梅的关系的时候，他就瞪大了眼睛，蹊跷地问：“是不是卫梅死了？到底是哪个王八蛋杀的？警察同志，如果是真的，我赞助你们二十万，赶快把案子破了。这男人也是，这样如花似玉的女人也下得了手。”李先进愤怒不平，恨不得把哪个杀卫梅的凶手吃了。

耿琦和路晓丽都吃了一惊。

从昨天晚上到今天下午，也就十几个小时，他为什么知道卫梅死了？而且，据保安说，他很可能是最后一个见到卫梅的男人？那串窗台上的脚印，是不是他的？路晓丽刚想到这里，耿琦马上就问，你怎么知道卫梅死了？是谁告诉你的？你是不是昨天上午找过她，你很有可能是最后一个见到她的人，说吧，你跟她是怎么认识的？昨天为什么找她？两个人谈了什么？耿琦紧盯着他问。

“唉！谈个屁，什么也没谈。”

李先进脸色十分懊丧。他告诉耿琦，说那个凤凰小区是我们公司开发的。卫梅来买房子时，我们就这样认识了，我一见到她，就有好感，觉得这个女人是上天安排给我的。不瞒你们说，我虽然有钱，婚姻不好，跟着我的女人一个个都离开了我。见到卫梅，我才知道世界上还有像卫梅这样有知识有品位的女人。我就……就泡上了她。她买房子时，我想给她优惠，或者送给她一套，她死活不同意，一下子就付了我260万，我这才知道钱对于她来说算不了什么。也……也是，这样的女人，哪个男人都愿给她掏钱。卫梅不拒绝我，



对我不热情也不冷淡。

“我问你昨天谈了什么?”

“你不要急嘛，耿警官。”李先进倒很愿意回忆过去的事，一说到跟卫梅的交往，他的脸上就洋溢着兴奋。昨天上午她给我打电话，她说很烦，让我过去陪她聊聊天，我巴不得呢，接到电话就过去了，到她那里，她又什么都不说，我说你烦，烦什么？她不说，只一个劲地叹着气，说先进呀！漂亮是女人的罪过，如果我不漂亮，我也可以跟那些普通的女人一样，平静地生活着。她还说，你们这些男人，没有一个是好东西，得到了我的身子，转身就抛弃。你永远不知道一个女人面对夜色的孤寂。我抱住她，乞求她可怜我。就让我满足一次，死也值得。耿警官，说句不要脸的话，她没有跟我上过床，但我……当然是想啊！李先进露出了那种十足的贪婪好色的嘴脸，一双眼睛洋溢着兴奋和渴望。他没有那种害羞的感觉，倒有一种十分得意的神色。

“说重要的。”路晓丽有些不耐烦。

李先进露出痞子像，笑容可掬地说：“路警官，我哪知道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

“说说你为什么知道她会死?”

“噢，走的时候，我想吻吻她，又被她拒绝，她说先进，谢谢你喜欢我，忘记我吧，也许，我很快就会死的。我没当回事，以为她开玩笑呢，一个大活人，怎么可……可能死呢。今天，一看着你们走进来，我才预感到她死了。”李先进以惊诧的口吻回忆昨天的经过。

耿琦和路晓丽对了下眼色。

“你觉得最有可能杀她的人是谁?”

李先进摇了摇头：“不知道。”

“那好吧，知道了什么线索马上告诉我。”耿琦起身，留下了一张联系卡，带着路晓丽走了。耿琦不太愿意跟这样的人打交道，路晓丽也讨厌李先进看女人那种死死不放的贼眼。

他们一走，李先进马上拨通了隗南的电话，怒吼：“隗律师，你